

高爾基戲劇集

布  
雷  
喬  
夫  
和  
他  
們

譯 吾 健 李

行 印 司 公 版 出 海 上



演出或改編須經譯者同意。

葉高爾 · 布雷喬夫和他們



## 人物

葉高爾·瓦西里耶維奇·布雷喬夫

克謝妮雅·雅考夫列芙娜 他的太太。

娃爾娃娜·葉高羅芙娜 他的女兒，克謝妮雅所生。

阿列克散德娜（修娜） 他的私生女兒。

麥拉麗雅 一位女住持，克謝妮雅的姐姐。

安德列·彼特羅維奇·日封曹夫 娃爾娃娜的丈夫。

史德潘·吉雅丁 日封曹夫的表弟。

冒陽·彼特羅維奇·巴寶金 布雷喬夫的經理。

瓦西里·葉菲羅維奇·道斯提嘎耶夫 布雷喬夫的商業合

葉麗莎外塔（麗莎） 道斯提嘎耶夫的太太。

安陶妮娜

道斯提嘎耶夫的前妻的兒女。

阿列克塞

潘夫林·薩外里耶夫 一位教士。

尼奉派·格芮高芮耶維奇 一位醫生。

喇叭手

鰾布諾娃 一位女巫。

浦羅波鐵 半癡。

格拉菲娜 一個使女。

泰席雅 麥拉妮雅的特從，一個小尼。

冒充盧瑟夫 一位警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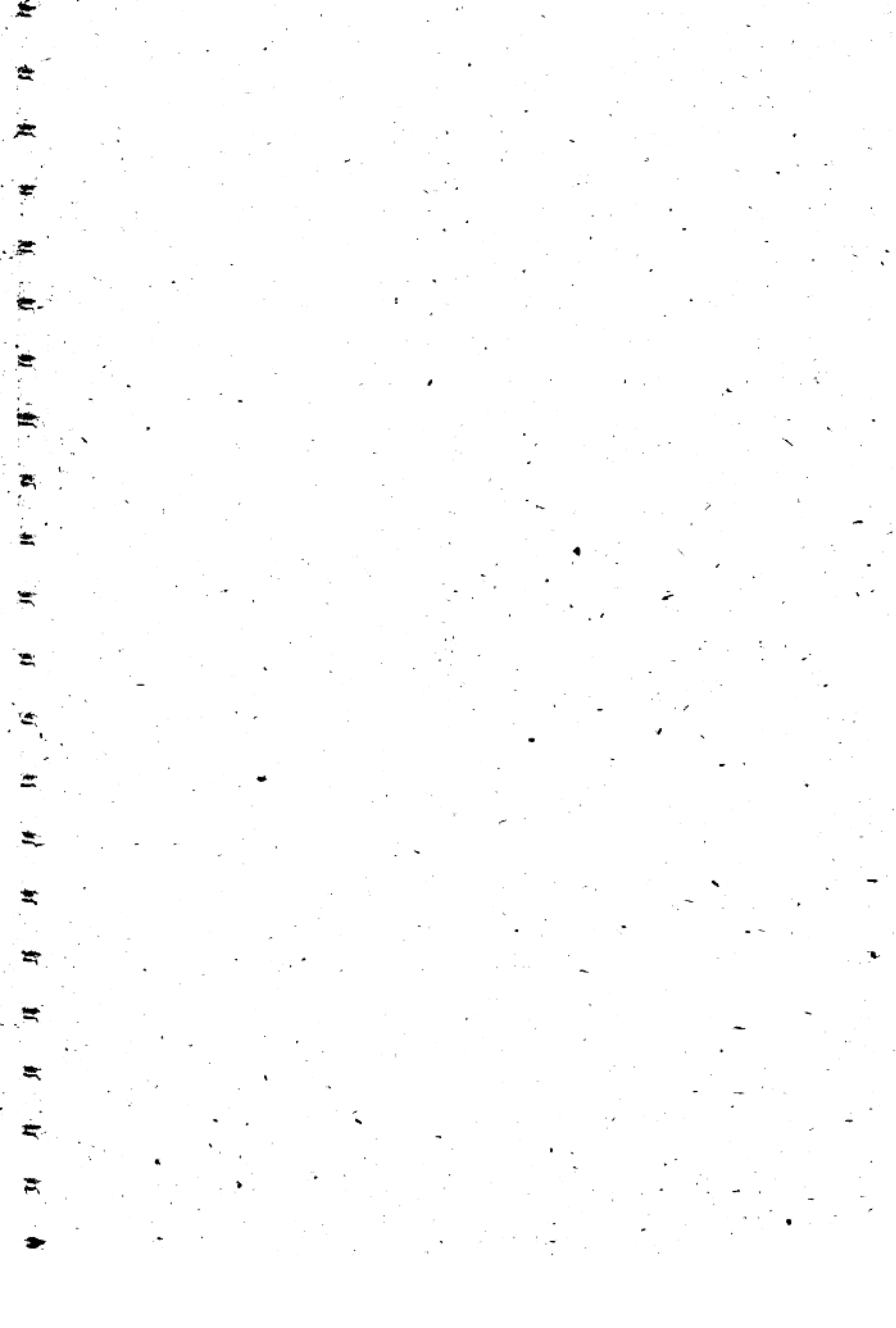
雅考夫（雅賓喀）·拉浦鐵夫 布雷喬夫的兒子。

道納提 一個看林子的。

第

一

幕



開向花園。

一個明亮的冬天。

克謝妮雅坐在桌邊洗杯盞，格拉菲娜在窗邊安排花卉。阿列克散德娜（修娜）進來，披著睡衣，赤著腳，穿著一雙拖鞋。頭髮沒有梳理，紅顏色，像她父親葉高爾·布雷喬夫的頭髮。

克謝妮雅：「修娜，你可真能够睡——」

修娜：「少說我一句罷。沒用。格拉莎，咖啡報紙在那兒？」

格拉菲娜：「我給娃爾娃娜·葉高羅芙娜拿到樓上去啦。」

修娜：「那麼，拿下來。見鬼，一大家子人就訂一份兒報紙。」

〔格拉菲娜走出。〕

克謝妮雅：「你叫誰鬼？」

修娜：「父親在家嗎？」

克謝妮雅：「不在。他看傷兵去啦。誰是鬼？日封曹夫兩口子？」

修娜 是的。(打電話) 一七——六三。

克謝妮雅 好罷，我告訴日封曹夫兩口子你罵他們什麼！

修娜 (電話) 喊陶妮雅聽電話！

克謝妮雅 我奇怪你大了成個什麼？

修娜 是你嗎，安陶妮娜？我們溜冰去好不好？不去為什麼？你得聽戲去說你去不了！噯，你這不合法的

寡婦——好，就這樣罷，算啦。

克謝妮雅 你怎麼好把姑娘家叫做寡婦？

修娜 難道她未婚夫沒死？

克謝妮雅 可她照樣兒還是姑娘家呀。

修娜 你怎麼知道？

克謝妮雅 噯，你這孩子可真不害臊！

(格拉菲娜回來。)

格拉菲娜 (遞茶) 娃爾娃娜·葉高羅芙娜會自己把報紙帶下來的。

克謝妮雅 你小小年紀，知識開得也早了些。當心——你越知道的少，你越睡的好。我在你這歲數

呀，一無所知。

修娜 跟你現在一樣。

克謝妮雅 噯，你呀！

〔佳爾娃娜走下樓來。〕

修娜 姐姐來啦，一步一步下來，莊嚴着哪。Bonjour, Madame. Comment ça va? ●

佳爾娃娜 都十一點啦，你還沒換衣裳，頭髮亂七八糟的……

修娜 又找岔兒啦！

佳爾娃娜 你呀，看父親寵你，又趕着他害病，越發利用機會，老着臉皮瞎搞——

修娜 這調調兒唱個沒完啦？

克謝妮雅 父親健康不健康她那兒擺在心上？

佳爾娃娜 我一定要拿你的行為告訴父親——

修娜 預先謝謝。完了罷？

● 法文意思是「日安，夫人。好嗎？」

娃爾娃娜 你是一個傻瓜！

修娜 別拿你的話當真。有傻瓜，不是我。

娃爾娃娜 你這紅頭髮的白癡！

修娜 娃爾娃娜，葉高羅芙娜，你這叫白費唾沫。

克謝妮雅 你想開導她呀，白搭！

修娜 性情也變壞啦。

娃爾娃娜 噯，好啦，好啦，我的親愛的母親，我們到廚房去，廚子在那兒大發脾氣——

克謝妮雅 他兒子打仗死啦，所以他人兩樣兒啦。

娃爾娃娜 可，也不好就做為發脾氣的理由。這年頭兒為打仗死了的多的——

〔她們走出。〕

修娜 噯，要是她的漂亮的安德路莎丟了腦袋磕呀，她會把天也吵得坍了下來。

格拉菲娜 你何苦儘這樣逗她們？趕快喝你的咖啡，我得把這兒收拾乾淨。

〔走出，端走茶爐。〕

〔修娜坐在椅子裏頭，往後靠着，眼睛閉住，一雙手在腦後稍一挽。日封曹夫穿着拖鞋，走下樓。〕

布雷喬夫 不怎麼掛勁。你醫我可沒醫出起色來。尼奉提·格茂高萬耶雅奇。

醫生 好，好，那，我來檢查檢查看。

布雷喬夫 （和他一同往外走） 給我開點兒你知道的最猛最貴的藥；我不好真還不成。你要是治

好我的病，我蓋一所醫院，請你做院長，你可以爲所欲爲——

（他們走出，進來巴實金和克謝妮雅。

克謝妮雅 醫生說什麼來的？

巴實金 是癰，他說，是肝癌。

克謝妮雅 上帝保佑我們！簡直想到那兒去啦！

巴實金 一種險症，他說。

克謝妮雅 噯，當然，他要這樣說。人人以爲自己的活兒頂難。

巴實金 趕在這時候生病，也真是的！錢，往四外流，就像口袋叫人撕破了一樣，昨兒還是叫化子，今兒

發了大財，他這兒——

克謝妮雅 說的是呀！許多人闊得不得了，不得了——

巴實金 就說道斯提囉耶夫罷，人直發胖，紐子一個個想扣得上，掛在嘴上頭的不是萬千就是千萬。

葉高爾·瓦西里耶維奇，你要是問我的話——看上去像是有點兒頭腦不清。前天他說：「我活是活下來了，」他說，「可是我把真正的東西全錯過了。」他說這話什麼意思？

克謝妮雅 噯，我也看到了，他說的話呀——全不對岔兒。

巴實金 他仗着跟你姐姐的錢起得家，他應當往上添才是。

克謝妮雅 我嫁錯了人，冒開，我老早就看出來啦——可不，我嫁錯了人。我嫁給我父親舖子裏頭一個助理——偏偏就沒挑對了人。我要是嫁給你也好——我們在一起該要活得那麼安適。可是他呀——我的天！他那些事，由兒呀！我在他手上吃的那個苦呀！帶了一個私閨女進家，給我氣受。他選的那位姑爺——壞到不能夠再壞。我真還怕，冒開，彼特羅維奇，他們把我朦糊住，騙我，娃爾娃娜跟這位姑爺，把我搞成一個叫化子——

巴實金 我不覺得奇怪。這是戰時啊。在打仗的時候，人就寡廉鮮恥，沒憐惜。

克謝妮雅 你——你是我們一個老家人，我父親幫你成家立業的——幫我打算打算——

巴實金 我正在幫你計劃——

〔日封曹夫出現。〕

日封曹夫 醫生走了沒有？

克謝妮雅 沒，還在那兒。

日封曹夫 好，冒開·彼特羅維奇，布怎麼樣？

巴實金 畢特林不要。

日封曹夫 我們得送他多少錢才成？

巴實金 五千——只有多，沒少。

克謝妮雅 強盜！還是一個老頭子。

日封曹夫 交貞妮給他送過去？

巴實金 是的——跟往常一樣。

克謝妮雅 五千盧布！做什麼？

日封曹夫 錢現在不值錢。

巴實金 是的，進了別人口袋的時候——

日封曹夫 我岳父同意嗎？

巴實金 我來就爲問他——看他同意不同意——

〔醫生進來。

醫生（揪住日封曹夫的胳膊）好，是這樣子——

克謝妮雅 喊，告訴我們點兒好的，幫我們打打氣——

醫生 病人要盡量躺着不起來。任何生意、刺激和煩難的事由兒對他都不頂好。他必須完全安靜。然

後——

（他向日封曹夫耳語。）

克謝妮雅 爲什麼不能夠講給我聽？我是他太太。

醫生 有些事情不便對婦女們講。（又向日封曹夫耳語）我們就今天晚晌舉行。

克謝妮雅 你們舉行什麼？

醫生 約幾位別的醫生一同研究。

克謝妮雅 噯，我的上帝！

醫生 沒什麼好怕的。好，再見。

（走出。）

克謝妮雅 這位先生真也是的——五分鐘五個盧布。六十盧布一小時——一絲兒不差！

日封曹夫 他說必須施行手術。

克謝妮雅 什麼，開刀沒的事！我不答應——

日封曹夫 哎呀——簡直是愚昧無知。外科是科學——

克謝妮雅 去你科學一邊兒的好啊！你對我也沒禮貌起來啦。

日封曹夫 我現在不是在講禮節——我是在講您精神上的黑暗——

克謝妮雅 你自己不見得就光明到那兒去！

〔日封曹夫揮揮手，一失望，走開了。同時格拉菲娜跑進來。〕

克謝妮雅 你到那兒去？

格拉菲娜 臥室鈴響！

〔克謝妮雅隨她進了布雷斯夫的臥室。〕

日封曹夫 我岳父病得不是時候。

巴實金 可不。增加事情的困難。像現在這時候——聰明人就跟魔術家一樣，直打空裏拾錢。

日封曹夫 對。又趕上革命要爆發。

巴實金 我不贊成這個。一千九百零五年有過一回。毫無意義。

日封曹夫 一千九百零五年有過一回造反——不叫革命。當時，農人工人全在家鄉，現在——全在